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我从小就喜欢在海里游泳,学校规定不让去海边游泳我们就偷偷跑去。老师也有办法,等我们回来时,他用指甲在我们晒黑的胳膊上一划,就立刻出现一条白道,那是盐的结晶,像粉笔写在黑板上一样清楚,再怎么嘴硬,也没用了,罚站还是轻的。

年轻时候喜欢冒险。印象最深的是,那是在大连星海公园的夜晚下海。海面看上去一片漆黑,充满未知的恐惧。但当我涉入海水中时,却有莫名的温柔,只要划动一下手臂,便会跳跃出一串奇妙的光点,金鳞剔透,环绕着闪烁。那是一种五彩的磷光,晶莹着,像无数的小精灵,在被惊扰后出现的狂喜。这种夜色海面的奇妙经历,想不到在许多年后,竟化成了我对交响乐的联想式解读。

姜万通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资深教授,他是从大连这片海域走到北京城的。他在读大学时的一个暑假,带着一身的海热和对大海久远的激情,来到星海公园。听说台风逼近,平日里人声鼎沸的海滩不见一人。他奋不顾身跳进了大海。

海浪顿时把他狂抛到山巅般的浪峰,待他刚换口气,又猛地将他摔入低谷。而他最爽的就是猛一蹬腿,从这座厚实的山体般的浪墙中穿越而过。那是青春的绽放,也是激情的澎湃。可怕的是当风更高浪更急时,他刚靠近岸边,就被回头浪狠狠掀翻,重又抛上浪峰。这种危险的关头我也曾在金石滩海边经历过。姜万通庆幸地说,那次真是九死一生。

或许正是这种对大海非同一般的认知,在他日后的人生奋斗中,在他无数部成功的作品中,自然涌动着那股昂然而上、不屈不挠的精神,一并融入海浪旋律,且有着闪耀的波光亮点与抒情神韵。

我与万通殊途同归于深圳交响乐团,彼此均为驻团艺术家。不久前当香港被疫情严重围困时,我们联袂创作了一部交响乐作品《拥抱春天的阳光》。这部作品突破了某些定式,有朗诵有混声合唱,还有深交乐队的激情奏鸣。优美的抒情,高亢的旋律,激越的升华,如同被激情巨浪狂卷,抛置于浪峰。

万通说他最喜欢去大海游泳。从14岁开始,每年会从五一开始一直游到十一。他特别喜欢雨天在海里游泳,别有一番滋味。大海锻造了他的性情。

这种性情,让我在那天晚上深交“云直播”音乐会上,有了进一步认知。那是他创作的一部新作品《新时代序曲》。他采用快乐乐章,一气呵成,激越豪迈,如同把漫天的阳光狂放地撒向海面,以恢宏开始,以辉煌结束。

音乐会值得称赞的还

有张若迪先生。他的《月下独酌》有很深的文人情怀,一枝一叶间,将诗仙李白的豪放与孤独,投放到宿命的大海。不论曾经多么风华绝代,才华横溢,生命之舟注定在那个历史时空下,漂泊无羁,这是命运的定义。

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诠释是这场音乐会的主旨。这便构成了原创作品深度与广度。罗麦朔和李博禅两位年轻作曲家的《铸梦赞》与《奋进》,就是体现着这种特色。纵观四位五零后与八零后的作曲家同场,以各自对不同时代的体验思考,以交响的织体,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写得波澜壮阔,色彩绚丽,生动感人,并以此为党的二十大献礼……

万通说他目前还没有一部为大海书写的作品,但是却始终在准备写一部大海交响曲。其实,在他好多作品中,能够感受到大海对他的神奇影响,那是一种深深的敬畏。

记得1986年,我们刊物在金石滩办笔会时,要求与会作家面对浩瀚的渤海湾,每人说一句话。叶楠神态立刻庄重起来,他说,我是一个跟海打过30多年交道的水兵,迄今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

纪德在《人间食粮》中写道:“没有定型的大海……惊涛骇浪向前推涌,持续不断而又悄无声息。每个浪头只在瞬间掀动同一处海水,随即穿越而过,抛下那处海水,继续前进。我的灵魂啊!”

我曾多次盛赞深交的激情澎湃,豪迈高蹈。我也曾多次在音乐厅现场被它那种厚实的古典情怀、醇美音色所打动,所沉浸。我喜欢使用大海的意象,形容它各声部传达的魔力,我也喜欢将林大叶的指挥动作比喻为游泳的舒展。他的每一次划动,在夜的水面上荡开的串串音符,汇聚成五彩的热烈,跳跃闪烁,晶莹剔透,十分迷人。交响乐的大海深不可测,横无际涯,是永远也游不到尽头的。

面对茫茫人海,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人是多么微不足道。流星之于夜空,尘埃之于苍穹。因为卑微,谦卑应是做人的本分。

谦卑地做人,是一种自我觉醒,是一种豁然开朗,是睿智聪慧,也是处世韬略。

谦卑,不是自暴自弃。谦卑不等于自己就是桡橹之材,也不是甘为土牛石田。

谦卑,是看清自己,也是认识这个世界。每个人,最终,都将成为一抔泥土,那么,就像泥土一样的沉实,像泥土一样的芳香,像泥土一样的奉献。在恒定的自觉中,去获取泥土一样的价值。

懂得人的卑微,就深悟谦卑的内涵。才不至于过分追名逐利,不去锱铢必较,不会狂妄自大,更不可能排挤他人,打压损人,伤天害理。

谦卑的人更懂得惺惺相惜,彼此尊重,互相提携,珍视缘分。谦卑让我们更善良怜爱,抱团取暖。

谦卑地做人,不是不能自信。谦卑地做人,也不是舍弃君子的傲骨。

谦卑地做人,不是要拿平庸的宿命掩盖自己的慵懒。也绝不是以此为由,胆怯不前,遮蔽自己的软弱。

谦卑地做人,是以一种平常心,温良恭俭让,和谒待人,理性待己。纵使你有经天纬地之才,有万千资源,有万贯家财。

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这是谦卑地做人。待人宽容,不要动辄贬低别人,这也是谦卑地做人。任何时候,不要自满和自鸣得意,这更是谦卑地做人。

学会谦卑做人,你得到的不会减少,只会更多。

一个夏天,我买了八笼蝈蝈,择“黄道吉日”,进行放生,那绿色矫健的蝈蝈好似感恩,一跳一跳欢快地蹦进花草丛中。我对自己的壮举颇为欣赏。当夜幕渐深,空调客厅有点闷热,就想去露台呼吸那夏夜有点湿润的空气,坐在躺椅上,仰望星空,静谧的夏夜,放生的蝈蝈们叫声不止,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优哉游哉,眼前仿佛置身农家乐。

第二天,想看看蝈蝈躲在露台的哪处犄角杳杳歇息,放生容易,再找难,因为蝈蝈绿和绿叶融为一体,好不容易在小竹林里的草丛中,循声找到两只气宇轩昂的叫蝈蝈。

其他的不知躲到哪里,只能等着它鸣叫。一场夏雨,那竹林绿叶中偶传蝈蝈声,但又轻又怪,过了几天突然悄然无声,再过了几天,只见一群蚂蚁在肢解庞然大物蝈蝈,看来放生之举遭遇了“滑铁卢”。后请教卖蝈蝈的山民,其笑我是书呆子,小露台岂是山野之虫容身之地,蝈蝈喜欢的豆菽之类,露台有吗?加上长期笼养之后,蝈蝈已丧失了觅食的本领,焉能不死。这让我茅塞

顿开。牢记放生不成的教训,还是笼养。每年夏天总买几笼蓄养。那时的笼子,仅用薄片竹篾编成,似乎简陋单薄得经不起生猛蝈蝈的冲撞和撕咬,友人多次提醒,应换笼子,我并不在意。一次三天在外,忘嘱家人喂食。回家一看,情况不好,一只蝈蝈饿得趴在笼中,奄奄一息,另只笼子洞开,蝈蝈逃之夭夭。我一边抚慰饿馁的蝈蝈,一边开展拯救行动,买了半斤剥好的毛豆,撒在露台上,让豆香引其亮相,终无结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许能从叫声中破解失踪之谜?当晚出奇的闷热,笼中吃饱的那只蝈

蝈叫声不停,半夜时分,我蹑手蹑脚地来到露台的假山处,侧耳谛听,好似有叫声;我欣喜若狂,打开手电,在强光的照射下,那只蝈蝈一动不动地趴在假山洞穴中,好像在等待主人解救,我轻轻一抓,它的“大板牙”,对准我手指猛地一咬,“哇”,我松开手,只能拿出口袋中的手帕,猛然罩上,逮住了。可它的“大板牙”像蟹螯那样死死咬手帕不放,怕它再次逃脱,只能把它放在水桶里,桶深壁高任其蹦跳也无妨,最后,将它请进新的蝈蝈笼里。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暑”字告诉你,头上晒加脚下烤。

“排南”与“火夹冬” 吴翼民

天行有常。一“出梅”,天气便毫不客气发起威来,把热浪汹汹向大地泼泼而来。现在幸亏室内有空调可以抵挡一下,但无孔不入的热浪仍让人百节百骸地难受,所谓的“疰夏”症状就悄然把你缠住,其明显者就是食欲急剧下降,每天都提振不起胃口,想不出吃什么是好,于是我会油然想念起从前辰光对付“疰夏”的许多饮食之方——“排南”与“火夹冬”应是其中很鲜明的两款。

我说出这两款美味,现在的年轻朋友是听不懂了,其实换一种说法便一目了然,那便是列成排的熟南火腿片和火腿片夹冬瓜。哈,都与火腿有关联,

这就说明火腿实在是样好东西。本来嘛,什么菜肴里只要搭上了火腿,这菜肴陡然就有了身价和品位。评弹故事里有形容穷人吃火腿的桥段,说是某甲贫而想吃火腿,买不起,就到火腿店里假装着挑拣火腿,挑来挑去,手上满沾着火腿的油渍,回家就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舔食,总算尝到了火腿的味儿。此乃夸张形容而已。现在的美食铺天盖地,火腿似被淹没了,但从前辰光,火腿无疑是美味之王。江南一带特别推崇金华火腿,当然云南宣威的火腿也很有名,只不过江南人更喜欢江南本地出品的金华火腿而已,亲切称其为“南腿”。

因有“南腿”,遂有“排南”。记得孩提时,兄弟姐妹中谁犯了“疰夏”,或者并非疰夏而患病败了胃口,谁就有可能享受到“排南”的慰问。我和几位哥哥姐姐还享受过“排南”美味,姊妹们因家境日益拮据就没此口福啦。记得那时谁害病败了胃口,父亲只要身边宽裕,总会到苏州观前街“生春阳”买少许“排南”为之提振一下胃口。“生春阳”是苏州著名的腌腊店,以出售南腿等腌腊制品为主,店堂里总挂着一只只油亮亮诱人的南腿,路人走过,莫不馋涎欲滴。这家店总是抓住商机,在许多人害“疰夏”时节推出熟“排南”出售以应其需。这熟“排

南”也真是神奇,系熟南腿的“中腰峰”剖切成绝薄的薄片,肥瘦恰宜,红白相间,煞是标致,嚼之鲜腴,非常吊胃口。“排南”关键要好刀功,劈得薄如蝉翼,排成两排,用荷叶包裹。据说走在路上不能打开,否则会让风一片一片吹跑哩。唯因其薄,嚼之方便,恰得其味,合乎“少吃多滋味”的道理。如果有人一筷子挟两片以上且吃得快

些,就会被人讥为外行,挖苦些的则谓之“木犀花不是牛料”,因为这是专给人品味吊胃口的。

由“排南”而联想到江南另外一道名肴——“火夹冬”,亦夏季开胃之美味也。直白一点说,就是火腿片夹在冬瓜片里,一素一荤,一青一红,排整齐,敷佐料,浇高汤,文火蒸之,味尽入内,冬瓜酥、火腿鲜,冬瓜之清香和火腿之浓郁扑鼻而来,挟一片冬瓜夹一片火腿,送进嘴巴,食欲再不济也会觉得胃口渐开,全身舒爽,因为“疰夏”与中暑庶几相近,中医说法就是正不克邪,冬瓜的清芬和火腿的鲜腴正好扶了正克了邪呢。

再由“火夹冬”联想到了饭店的一道颇受欢迎的菜肴——芋片夹肉片,正是利用了芋片的粉酥和善于吸收油水的特性及肉片的释放油水本能,两者各得其所,食者两尽其美。从而知道烹饪之道乃至为人处世其实就在善于搭配和“借景”,搭配合理,“借景”得当,创新出彩,其味无穷也。

仲夏,“鹿角解,蝉鸣鸣,半夏生,木槿荣。”绿树荫深,杨柳垂拂,我去金泽。山东有古雷泽,使人想起水草茫茫的大野与龙蛇出没的长空。而金泽两字则令人眼前一片丰裕富饶。金泽多古桥,心向往之。乘地铁,换公交,劲儿十足。我喜欢桥。木桥亲切,细雨烟柳小木桥;石桥厚重,默默横贯河上,像大地的脊梁。

读过古老的《诗经》。那时,是如何过河的呢?“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或乘车过浅水,“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也有蹚水的,“子思患我,褰裳涉溱。”甚至干脆“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而大多则是从“梁”上过的。梁是堰坝,石块堆,那时还不算桥……东想西想的,就到了古镇河边,看有意思的桥。临水石阶边,不时有方方正正的青石标志:“青浦文物保护单位下塘街13弄水桥”,“下塘街14号水桥”。长达数十米的条石阶梯是陈家码头,如此宽敞的码头,尽可门泊东吴万里船。河面闪着愉悦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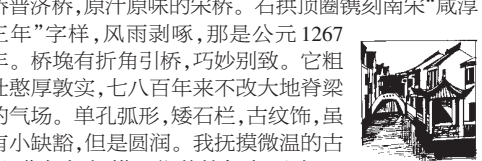
水乡泽国。西北诸曹漾,闪着雪落漾,南面太浦河,东临火泽荡,东北是大葑漾小葑漾。火泽荡湖水在镇东北由金溪河折而向南,流贯镇中心,于总管庙处流入镇西大河金泽塘,然后南注太浦河。金溪河上分布着宋桥。

金泽最早建镇于北宋,那可是一个富庶文明的年代。《东京梦华录》简直就是一部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介绍汴京之桥:“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宛如飞虹。”

汴河虹桥,今天就出现在了金泽,一座通体髹漆成朱红色的美丽桥梁。金泽虹桥又叫普庆桥(虹桥也是《清明上河图》里的一座桥,古代木建桥梁的典范),它的造桥工艺,是采用无支架施工法。全桥没有榫头,不用钉子,全部捆绑式结扎而成。坚实的木料绑扎得如芦苇、毛竹一般和顺。64根拱圆木,5根横梁,绑扎成一体。桥的两旁有木拱,拱梁的两端分别雕刻狮虎头像。坡度平坦,行走舒适,外形别致。金泽这座逼真的仿虹桥,是《中国桥梁史》主编唐寰澄先生从史书中考证汴河虹桥的长度、宽度以及结构,于1999年9月,在桥乡金泽重现北宋桥的风采。有外国电视公司拍摄了建造过程。

离开绝妙的虹桥,沿河向南,金溪河上有座宋代石桥普济桥,原汁原味的宋桥。石拱顶圈镌刻南宋“咸淳三年”字样,风雨剥啄,那是公元1267年。桥墩有折角引桥,巧妙别致。它粗壮敦厚敦实,七八百年不改大地脊梁的气场。单孔弧形,矮石栏,古纹饰,虽有小缺陷,但是圆润。我抚摸微温的古桥,像轻轻抚摸一位蔼然长者,心怀无限敬意。石块粗糙而温和,那是风雨打磨的啊。毕竟是富裕考究的宋代,石材竟是紫矿石。细雨蒙蒙,或雨后水润,整座桥晶莹如玉会泛出紫光,美得无可形容。桥身那谦恭的宋式弧度,我会联想到太原晋祠里谦恭的乔女彩塑,那是那么温和可亲。桥旁几棵老桦树云冠浓绿,呵护着它。

绿荫古桥我初来,一河碎萍绕舟开。遐思,唐人词“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当是最美的桥景。



“排南”与“火夹冬”

“排南”与“火夹冬”

“排南”与“火夹冬”

“排南”与“火夹冬”

“排南”与“火夹冬”

“排南”与“火夹冬”

“排南”与“火夹冬”

“排南”与“火夹冬”

绿树荫里过宋桥 赵韩德

雅玩

雅玩